

第一部 凶手

第一章 从惨叫开始

这突如其来的一声惨嘶，自东厢楼阁之上传来！

而在这偌大的厅堂里，本来正是兴高采烈，喝酒猜拳之际，都给这一声惨嘶，唬得呆住了。

看这厅堂中的人，多为武林人士装扮，个个虎背熊腰，双目炯炯有神，佩剑悬刀，看他们的气度举止，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身份，绝非泛泛之辈。

这厅堂的中央，有一大“寿”字，四处布置辉煌灿烂，堂皇冕丽，显然是大富之家；而厅中的数百名武林人士，莫不是一方之主，从这点可以看出，这富贵之家显然也是武林泰斗。

最难得一见的是，大厅首席旁的四张太师龙雕檀木座椅，这四张座椅上，坐着四个年近花甲的老人。

为首的一个，银眉白须，容貌十分清癯，身形颀长，常露慈蔼之色，背插长剑，这个人不是谁，正是当今沧州府，声望最高，武功也登峰造极的武林名宿，“第一条龙”凌玉象，据说他的“长空十字剑”剑法，天下无人能接，可惜年事已高，乃归隐江湖，封剑多年了。

第二个是一个白发斑斑，但脸色泛红的老者，腰间一柄薄而利的缅刀，终日不离身，左右太阳穴高高鼓起，显然内功已入化境。这是“第二条龙”慕容水云，手中缅刀的“七旋斩”法，挫敌无数，为人刚正不阿，黑道中人听到“慕容水云”的名字，真的是闻名丧胆，走避不迭。

第三个是一个装扮似道非道的老者，黑发氏髯，态度冷傲，手中一把拂尘。这人姓沈，名错骨，排“第四条龙”，武功奇高，手中的拂尘，乃奇门兵器，名“错骨拂”，但性格奇僻，冷酷无情，不过为人还算正义，只是手段太辣而已，若说黑道中人见慕容水云走避不迭，见这个沈错骨，只怕是连一步都不敢动了。

第四个是一名鹑衣百结、满脸黑须的老人，眼睛瞪得像铜钱一般大，粗眉大目，虽然比较矮，但十分粗壮，就像铁罩一般，一双粗手，也比常人粗大一二倍。这人身上并无兵器，但一身硬功，“铁布衫”横练，再加上“十三太保”与“童子功”，据说已有十一成的火候，不但刀剑不入，就算一座山塌下来，也未必把他压得住！这人性格在“五条龙”中最为刚烈，正是“第五条龙”——龟敬渊。

所谓“武林五条龙”，昔日都是赫赫有名的武林豪杰，可惜岁月不饶人，他们年纪渐渐大了，不过也愈发受武林人士所敬重，“武林五条龙”这个牌匾，一直就未曾拆过下来，或换在什么人的名下。

所谓“武林五条龙”，便是：“第一条龙”擅长“长空十字剑”剑法的凌玉象；“第二条龙”，擅长“七旋斩”刀法的慕容水云；“第三条龙”擅长“三十六手蜈蚣鞭”的金盛煌；“第四条龙”，擅长“错骨拂”的沈错骨；“第五条龙”，就是擅长“铁甲功”的龟敬渊，这五人在沧州府的武林，可说犹如日之中天，德望之高，鲜有人能出于其右的。

今日，正是“武林五条龙”中“第三条龙”的金盛煌的五十大寿。

这厅堂上的武林豪杰，自然是自江湖各地赶来，以庆这富甲一方，武功盖世的“三十六手蜈蚣鞭”金盛煌的五十大寿。

而那一声惨呼，自楼上传来，并非别人，正是寿星公金盛煌的声音！
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

这一声惨嚎突然响起，又突然地静止了。

在座的群豪，有些仓皇起身，有些拔刀动枪。

有些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一时人声沸腾，十分惶乱。

忽然一宏厚而温文的苍老语音，压住了全大厅的吵杂之声，这声音缓慢而有力，使得大家都静了下来，听他说话：“各位，适才那一声惨叫确是金三弟的，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可是却要请各位合作，尽量镇静，这样我们才能听清楚和看清楚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如果发现有人离场或潜逃，还请诸位把人擒下。多谢！”

各人随声望去，只见凌玉象仍安然坐在太师椅上，扬声说话，而他身边的慕容水云、沈错骨、龟敬渊等，不知何时，皆已不见。

众人甚至不知这三人是何时走出大厅的。

凌玉象含笑道：“各位，慕容二弟、沈四弟、龟五弟已去查看何事了，以金三弟的功力，再加二弟、四弟和五弟等，就算天大的事，也该罩得住。

厅中诸人纷纷坐了下来，有人笑道：“‘武林五条龙’动了四条龙，天下哪有平复不了的事！”

又有人笑道：“就在那一声惨叫响起之际，我已看见慕容二侠、龟五侠等人一掠而出，好快的身法呀，我连看都看不清楚。”

更有人笑道：“你当然是看不见了，人家是前辈风范，应变得多快多从容，我们呀，可登不上大雅之堂啰。”

大家说笑纷纷的，凌玉象也笑着，但他却蹙着眉：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，“三十六手蜈蚣鞭”金盛煌，是不可能随便乱叫的！

更何况那是一声凄厉的惨叫！

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去的三位兄弟，也一定已赶来报告，以安大伙儿惊疑之心了。

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偏偏就赶在金盛煌的五十大寿宴上？

忽然大厅人影一闪，沈错骨黑衣如风，脸色就像黑衣一般的硬绷绷，凌玉象一皱眉，沈错骨双手一摊，竟都是鲜血。

厅中有人惊叫了一声。

沈错骨俯前对凌玉象道：“大哥，你去一趟。”

凌玉象道：“好。”好字未了，他的人已像一朵云一般，飘出了厅外，身法从容而迅速。

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

大厅中又恢复了交头接耳，只听沈错骨铁青着脸，一字一句他说道：“在事情还未清楚之前，请诸位勿擅自离席，违者死！”

这几句话，沉重而有力，杀气像刀风，一时之间，大厅都静了下来，连一只蚊子飞过的声音，都能听见。

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

凌玉象飘出大厅时，心中也不断地想着：但他一步出大厅之后，身法急展，如风驰电掣，黄衣飘飘，已转过“紫云阁”，折出“湘心亭”，掠过“竹叶廊”，直扑东厢高楼。

凌玉象甫一进楼，只见几个金家仆人，神色张皇，眼圈发红，木然而立，几个金家的亲戚姨妈们，正匆匆走上楼去，看个究竟，其中一名仆人一见凌

玉象便哭道：“大爷……”竟泣不成声。

凌玉象沉声问道：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慕容水云忽然自楼上探出头来，叫道：“大哥，你快上来。”

凌玉象身子平空直升而起，已自窗外穿入；凌玉象甫一入内，已被房里的景象所震住了！

这是“第三条龙”金盛煌的房间。

这房间里本来因祝寿已布置成通红一遍，而今更是红得可怖。

血红。

红色的鲜血，遍布房子的每一角落。

金盛煌就倒在血泊中。

他的身上还穿着锦袍，半个身子，倚在床上，背向大门，临死的时候，手还捂着心胸，血，就在那儿流出，染红了整张床。

致命伤就在胸膛上。

血渍由敞开的大门开始，一直洒落到床上，显然出事的地方就在大门口，而金盛煌负伤一直挣扎到床边，他的一只手，还伸到了枕下，掏出了半截黑鞭。

他仗以成名之“三十六手九节蜈蚣鞭”，或因五十大寿之喜，并未带在身上！

凌玉象什么阵仗未见过，但金盛煌是他自己的结拜兄弟，相交数十年，他不禁激动得全身发抖，终于落泪。

金夫人以及金家的子弟，皆哭倒在房中。

凌玉象强忍悲楚，扶持金夫人，忍泪道：“三嫂子，你要节哀，三弟的事，我们四个兄弟，一定会为他报仇的……”

金夫人竟哭得昏倒过去了，凌玉象急以本身真气，逼入金夫人各脉要穴，金夫人悠悠转醒，嚎陶大哭道：“大伯啊大伯，盛煌死了，今后叫我怎么活，你说叫我怎么活……”

“第五条龙”龟敬渊本来已紧握铁拳，听到这里，脸肌绷紧，全身骨骼，竟“格格”作响，怒吼道：“王八羔子，敢杀我三哥，我龟老五跟他拼了！”说着冲了出去。

慕容水云身形一闪，已拦住了他，问道：“五弟，你要跟谁拼？”

龟敬渊一呆，随即大吼道：“我管是谁，总之找今日的来客，一个一个的揍，不怕他不认！”

慕容水云怔了怔道：“五弟，这使不得——”

龟敬渊怒吼道：“你别阻我，否则连你也揍。”

凌玉象沉声叱喝道：“五弟，不得鲁莽。”

龟敬渊对这“第一条龙”凌玉象，倒是心存敬服，很是听话，当下不敢再闹，但悲从中来，竟蹲下大哭起来，边道：“三哥啊三哥，是谁害你，快告诉老五知道，俺把他千刀万剐，替你报仇！”

凌玉象皱眉叹道：“三嫂子，这件事，我看还是要报官料理，比较妥善。”

金夫人缓缓抬起脸来，满脸的泪，竟已哭出血来，忽然似想起什么似的，道：“好，盛煌的两位知交，都是天下名捕，冷血与柳激烟，都在座上，何下请他们来相助？”

凌玉象大喜道：“有他们两人在，三弟案情，必能早日寻出真凶！

谁是柳激烟？

柳激烟不是谁，柳激烟是五湖九州、黑白两道、十二大派都尊称为“捕神”的六扇门第一把好手。

“捕神”的意思，不仅指他如捕快中的神，而且也指就算是鬼神作案，他也一样能追缉真凶归案。

柳激烟不但才智高，武功也高，而且还相目当年轻，不过三十余岁，他用的武器，只是一柄小烟杆。

据说从没有人能在他烟杆下，走得过二十招。

“捕神”柳激烟不但智勇双绝，九流三教、三山五岳的人，无不有他的眼线；尤其在衙里的捕快们，都视他为青天大老爷，听命于他。

柳激烟与“武林五条龙”相交已近七年。

而今金盛煌被杀，柳激烟在情在理，必会全力出手的。

至于冷血，冷血又是什么人呢？

冷血只有二十岁，是六扇门里极年轻的一个人。

可是他却是“天下四大名捕”里的一个。

“天下四大名捕”，系指：无情、铁手、追命、冷血四人，连“捕神”柳激烟，居然都榜上无名。

这“天下四大名捕”，都是武林中的数一数二的好手，各人有各人过人之能，冷血便是其中之一。

他在十七岁的时候，便已屡建奇功，他要追缉的要犯，从来未失败过的。十八岁时，他为了要擒住一武功极高的混世魔王，他躲进那魔王的魔窖里，十一天不言不动，不食不饮，抓住一个仅有的机会，趁那魔王不防之际，给予致命的一击！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居然能擒住那魔王，一时使武林为之轰动。

十九岁时他单人匹马，闯入森林，追杀十三名巨盗，终于把对手一一杀死，甚至高过他武功一倍的首脑，也死在他剑下。当他拖着满身伤痕的身子，回到县城，众人都以为他活不长了，可是没到两个月，他便可以策马出动，追缉恶徒了。

冷血善剑法，性坚忍，他的剑法是没有名堂的，他刺出一剑是一剑，快、准而狠，但都是没招式名称的。

他觉得招式只是形式，能杀人的剑术才是好剑法。

所以，冷血的年纪虽轻，但在六扇门的辈份，却是相当之高。

不过，也因为他年轻而刚烈，许多捕快差役，都下甚服他，他们宁愿膺服柳激烟。所以柳激烟的声望，远比他还大。

冷血与金盛煌，相识仅一年，但他与凌玉象，曾经在一次追缉沧州大盗中合作过，已有三年的交情。

金盛煌这件事情发生，冷血也决不会坐视不理的。

冷血是站着的。

只要他还可以站的时候，他决不会坐着。

因为坐着会使他精神松弛，万一遇敌，他的反应就不够快。

柳激烟是坐着的。

只要他可以坐着的时候，他决不会站着。

因为站着会使他精神疲累，一旦遇敌，他就不能反应敏捷：只有从最充足的休息中，体能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。

可是他们都看向同一方向。

他们都在金盛煌的房中，望着金盛煌倒在血泊中的身子。

柳激烟缓缓地道：“凌兄，您上来的时候，这里的情形，可就是这样了？”

凌玉象沉声道：“老夫曾吩咐下去，任何人不得移动物品。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席。”

柳激烟睿智的垂下头，再问道：“凌兄，您上楼来的时候，可曾看见什么可疑的人？”

凌玉象道：“三弟惨叫声甫发，二弟、四弟、五弟已相继掩至，老夫留在大厅，安顿客人。”

慕容水云道：“我一扑上楼来，便见大门敞开，心知不妙，便与四弟、五弟冲了过去，只看见……三弟，就伏在那床边，嘶声叫……”

柳激烟动容道：“叫了什么？你听清楚了没有？”

慕容水云凄然道：“三哥叫的好像是‘你，楼……’便气绝身亡了……我痛极欲绝，还是四弟比较冷静，他说他会去叫大哥上来……后来，三嫂子等，也闻声上来了……”

柳激烟吁了一口气，叹道：“可惜金三侠无法讲出他的话本。”

冷血忽然道：“有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哦？”

冷血冷冷地道：“这儿有人姓楼的没有？”

金夫人止住哭声，沉思了好一会，方道：“没有，这里没有姓楼的人。”

慕容水云接道：“宾客中也没有。”

柳激烟忽然提点道：“会不会是姓刘的？”

凌玉象拍案道：“对！应该是有的！老夫这就去查查。”

柳激烟喃喃地道：“金三侠临死之前，毕竟说了句重要的话。”

冷血沉声道：“他这句话，可能就是凶手的姓名。”

冷血很少说话，他的话往往都很有力，很决断。

柳激烟比较多话，但他的活，很睿智、很沉着、也很动听。

凌玉象很快地走上楼来，拿着一份名单，叹道：“宾客中确有两个姓刘的，家仆之中也有一位姓刘的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哦？他们有无可疑？”

凌玉象摇首道：“这两名姓刘的宾客，一名叫做刘亚父，根本不会武功，是当店老板，因常把珍品卖给三弟，所以在这大寿中，三弟才会请他来。此人根本不可疑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还有一人呢？”

凌玉象道：“这人会点武功，名声也不大好，但对三弟，却一直心存敬服，而他的那一点武功，就算猝然出手，趁三弟不备，也决不可能得手的。他叫刘九如，外号‘铁尺’，在江湖上不甚出名，只怕你们二位，也未听说过吧？”

柳激烟笑道：“这刘九如现年四十三岁，兵器铁尺二尺三寸，好酒色、无功过，但喜惹事生非，曾被捕一次，下柳州大牢，家无亲人，对金兄，倒常在外人面前，赞誉有加。”

这柳激烟不愧为“捕神”，对区区一个武林小卒，居然对他的生平，尚记得如此清楚，朗朗上口。

凌玉象一呆，说道：“捕神不愧为捕神，真是佩服佩服。”

柳激烟一笑道：“哪里哪里，我是吃这行饭的，对江湖上的一人一物，当然要了如指掌。”

冷血冷冷地道：“刘九如我不知道，还有那刘姓仆人呢？”

凌玉象笑道：“这更不可能，那是一位七岁女童，是三弟刚卖回来的小丫环，连喜事丧事还分不大清楚呢。”

慕容水云忽然道：“二位，大厅中的客人，要不要查查，在出事的时候，他们是否曾离开过？”

柳激烟道：“大厅中的人，是不是都是你们的朋友？”

凌玉象道：“老夫都查过来了，没有冒名而来的人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其中会不会有人与金三侠有过宿怨或世仇的？”

金夫人泣不成声地接道：“不会，绝不会有。盛煌庆祝大寿时，名单都是与我商议过的，我们就怕宴中有什么不快的事情发生，所以把会生事的、有过怨隙的人，都没有请来，谁知，还是……”说着又哭了起来。

柳激烟道：“还是烦凌兄派个人，告诉沈四侠，把厅中的人放走吧，那是无补干事的。谁都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事发生的，所以事发之际，许多人都不会在厅中，就拿在下来说吧，那时候也在花园里赏竹，这样查下去，只怕连在下也有嫌疑了。”

凌玉象笑道：“柳兄弟说笑了，只是我三弟府中，防卫森严，若非厅中宾客下手，那敌人又如何闯入府中呢？而且以三弟的功力，只怕天下还没有人能一招杀之，三弟必于不防中被袭的，这只怕是三弟的熟人。”

柳激烟沉吟道：“熟人定必是熟人，金三侠是中了类似剑尖之类的兵器而致命的，而且是刺入他胸膛之中，这样看来，除金兄疏于防备之外，能一刀得手的，除非是金兄熟悉的人，而且其功力极高，否则绝不可能得手的。”

慕容水云也接道：“可不是吗？我知三弟性格，他若是见陌生人，一定鞭不离身的，现在他是中伏后才返身抽鞭，可见……唉……三弟，你死得太冤了……”

柳激烟叹道：“凌兄、慕容二侠，你可曾知道近日金三侠与何人有特别过节深吗？”

凌玉象长阶一声，道：“武林中人，结仇结怨，在所难免，只不知有谁与金三弟有此深仇大恨，竟要在他大寿之日，前来狙杀。……”

忽闻外面一阵喧哗，一名青衣仆童喘气如牛，急皇皇的闯进来，一见金夫人便跪下来，急得连话也讲不出。

凌玉象沉声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，先喘了气才说，勿再惊吓你主子。”

那家丁气急败坏地道：“适才……适才，小的走过花园，想给厅中贵客倒茶换水，没料到，没料到自那槐树后，就就就就伸出了那么一只手，捏住小的咽喉，真是没吓死小的了——”

柳激烟、凌玉象、冷血皆为动容，追问道：“你是怎么样逃回来的？”

那家丁喘着气道：“不不是小的逃回来的，是他，他放小的走……”

凌玉象道：“他的样子，你有没有看清楚？”

那家丁傻巴巴地道：“小的哪敢回头看，没给吓死，已经够……够命大了。”

柳激烟说道：“你知道他为何要放你走？”

那家丁结结巴巴地道：“那人……那人塞给小的一两银子……出手好大方啊……一两银子，还塞给小的一封信，要小的面交大人，不不是小的要银子呀，是他说，小小小的要是不交，他就那么一用力……一用力就能捏死小的……”

冷血沉声道：“信呢？”

那家丁抖抖颤颤地掏出了信，金夫人正想接过，柳激烟微一摇手示意，自己接过信，在手上衡了一衡，再在当风的窗旁，把两个软塞塞入鼻孔之中，才撕开了信，这确实确实是一封信，没有任何陷阱，柳激烟才把信交给了金夫人，金夫人读着，忽然叫了一声，晕倒在地，凌玉象叫侍婢扶住了金夫人，持信大声朗读：

“第一条龙凌玉象，第二条龙慕容水云，第四条龙沈错骨，第五条龙龟敬渊、大鉴：

记得十年前‘飞血剑魔’巴蜀人的血债否？今天他的后人，要你们偿命。第一个是金盛煌，三天之内‘武林五条龙’，死干死净，了却十年前的血海深仇，你们等着死吧。

剑魔传人谨拜”

飞血剑魔？

这个名字，不单令金夫人晕眩过去，连凌玉象、慕容水云、龟敬渊也为此脸色惨白，柳激烟、冷血亦为之动容！

飞血剑魔巴蜀人，在十年前是黑白二道敬若恶鬼的大妖魔，杀人如麻，行事邪恶，卑只为独占“清风山”，便血洗了“清风寨”，寨中七十八名黑道高手，全死于他一人手中；他又为了“紫河车”而在洛阳城，杀了近百名孕妇，洛阳群豪围攻他，也被他追杀殆尽，那一役，死去的白道高手就有八十三人。

至于飞血剑魔的武功，也高到顶点，尤其一式“飞血剑”，快如闪电，飞刺敌手胸前，到现在还没有听说过有人能躲得过他那一击的。

飞血剑魔有三个传人，也是无恶不作，当然武功比起巴蜀人，就大大不如了，但碍在巴蜀人的面子，谁也不敢招惹这三个年轻的煞星。

飞血剑魔巴蜀人，也许真到了命中该绝的地步了。他血洗洛阳城后，来到沧州府，“武林五条龙”的师父，“大猛龙”关更山，忍无可忍，约战巴蜀人。

“武林五条龙”，武功已如此了得，他们的师父关更山，武功更加了不得，可是在华山之巅，与巴蜀人战了四天四夜，仍不分高下。

当时巴蜀人的弟子，仍在洛阳城花天酒地，而“武林五条龙”，却在沧州，见师父三日未返，十分担心，于是赶上华山观战。

正当他们赶上华山之际，巴蜀人毕竟魔高一丈，以“飞血剑”，闪电一般插入关更山心窝，而关更山临终之时，也一掌把巴蜀人打成重伤。

“武林五条龙”一见师父惨死，自然不顾一切，上前拼命，巴蜀人血剑未及收回，四日苦战，已十分疲倦，再加上身负重伤，又赤手空拳，苦斗一夜一天，“武林五条龙”负伤累累，但终于凭着一股齐心锐气，把这“飞血剑魔”杀死，身首异处。

这一战，便是武林中有名的“五龙斗狂魔”之役。

这一役，也令“武林五条龙”犹有余悸，每每提起巴蜀人的一战，不禁心惊。

关更山的弟子们，因得严师管教，武功很高，所以才能把巴蜀人这狂魔毙之于手下，但巴蜀人的弟子，虽然得飞血剑魔真传，唯不肯苦学，仗师威名，横行无忌，一旦师父被杀便逃遁得无影无踪，隐姓埋名，再也不见他们重出江湖了。

可是巴蜀人的武功已尽传授给他们，一旦让他们练成，只怕又是一场武林浩劫，这是“武林五条龙”一直以来，隐藏在心头上的阴影。

而今“飞血剑魔”的后人，终于来复仇了。

以已蜀人后人的声势，令冷血、柳激烟等，也觉棘手。

金家的人，望着凌玉象、慕容水云、龟敬渊等人，脸上都抹过一片不祥的惊恐之色。

大厅死寂一片。

龟敬渊忽然一个虎扑，跳起来道：“来就来吧，连巴老魔也栽在我们手中，他龟孙子有种的出来，看俺龟五爷要不要得了他的命！”

大厅的人都在沉吟着，没有人出声呼应，只剩下他自己洪钟般的声音，在大厅中回荡着。

凌玉象手执着信，于笑几声道：“好，巴蜀传人，咱‘武林五条龙’还没有老到不能拔剑，还可以决一死战！”

柳激烟沉吟道：“以四位武功，巴蜀传人，自不是怕，但问题是，敌在暗处，我在明处，巴家后人，究竟是谁，我们尚未得知，只怕会吃亏一些。”

冷血沉声道：“最重要的是，巴蜀人的“飞血剑，一击，论武功，凶手可能非四位之敌，但‘飞血剑’若不及凝神戒备，则纵有天大的本领，也避不开去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所以目下我们最重要的，是要找出谁是巴蜀人的传人，我觉得沈四侠应先放走大厅中人，以免打草惊蛇，令对方隐瞒行藏。”

凌玉象点了点头，对慕容水云道：“二弟，麻烦你去走一回，把事情告诉沈四弟，并叫他回来，厅中的事，你也去安顿一下。”

慕容水云道：“好。”人已飘然越出厅外。

柳激烟长叹，沉思了一会儿，道：“来人身手很快，金三侠不过一声惨叫，你们便赶来了，可是仍给他逃了开去。”

龟敬渊睁着眼睛，握拳嘶道：“妈的，要是给俺见了，俺就——”

那拿信来的家丁忽然怯生生地道：“禀告，禀告凌大爷……”

凌玉象不耐烦地轻叱道：“什么事，快说。”

那家丁怯怯地道：“小的在未去厅堂之前，好像，好像看见阿福脸色苍白的走过，小的多事，问……问他做什么，他，他说，他看见谁杀死老爷的，可是，可是，他又不敢说出来……”

凌玉象跳了起来，道：“他有没有说是谁？”

那家丁更是惊慌：“没……没……没……没有。后来，小的就到厅堂去了，轻过花园，就被……”

凌玉象喃喃地道：“怪不得我冲上来时，阿福似有话跟我说……那时我正匆忙，也没有停下来……”

柳激烟也脸色大变道：“好，这就是线索，现在阿福在哪里？”

那家丁道：“他，他好像很怕，到，到柴房去了。”

柳激烟道：“好，凌兄，我先和龟五侠去盘问阿福他见到的是什么人，龟五侠对金府较熟，有他在场，可知阿福看到的是什么人，还有，冷血兄，你追查千里，从无失手，这次可否劳烦你待客人散后，追踪那叫刘九如的，因为昔年他在柳州是因有暗杀人之嫌而被捕的，后证据不足而释放，这么多人中，他最可疑，如果他杀了人，你跟踪他回去，若有疑窦之处的，或者能找出他行凶的兵器……这事儿，烦冷兄你去跑一趟，凌兄，这儿金夫人及现

场就靠你料理了。”

凌玉象长叹道：“为了咱们兄弟的事，令两位奔忙，老夫好生不安。”

柳激烟淡淡地道：“金三侠的事，冷血兄及我皆是金三侠之友，而我们又是吃这行饭的，自然如同己任，非理不可，何谢之有？如这件事大棘手的话，我会去请庄之洞、高山青来帮忙，他们在沧州，可说是老马识途，有他们在，案情定必早日清楚，就这么说了，我们分头进行。”

凌玉象大喜，说道：“若有庄、高二位出手，就算巴蜀人复生，也奈不得咱们也。”

既然这是一个多事的武林，一个高手辈出的武林，劫杀戮案件，也必定特别多。

因此，六扇门中，必需有一些好手，才制得住这群江湖上的亡命之徒。

这些年来，衙门里的确出来了一些高手，“武林四大名捕”、“捕神”便是其中佼佼者。

在沧州本地，最令汪洋大盗们为之头痛的，便是名捕头：“铁锥”庄之洞。庄之洞也不过三十余岁，但不管是武功、机智，皆有过人之能，而且跟衙门官显，都有很好的交情，所以沧州捕头之中，他可算是捕中之王。

他有一个莫逆之交，叫做高山青。

沧州府内有十万禁军，十万禁军的教头，武功自然好得不得了，这位教头，每三年更换一次，而“巨神杖”高山青，已连任了三届总教头。

这两个人，都是沧州府官方武林高手中数一数二的大人物。

他们在浩荡武林中的声誉，当然仍比不上冷血和柳激烟，但在沧州府内，这两人的名号只怕要比冷血及柳激烟，要响亮得多了。

冷血，及柳激烟，再加上庄之洞、高山青，正如凌王象所说，就算“飞血剑魔”巴蜀人再生，这四人加上“武林五条龙”之四，巴蜀人只怕也得劫数难逃了。

可是事情真的会那末简单吗？

事情不会那末简单的。

柳激烟、龟敬渊往柴房走去，龟敬渊走在前面，柳激烟在后面慎重而从容的跟着，龟敬渊一直在前面咆哮着：“……当初咱们杀掉巴蜀人后，俺就他妈的下决心要斩草除根，把巴蜀人那魔头的三个徒弟也除掉，就是大哥二哥不肯，说什么做人要留余地！余地！余地！现在三哥也给人做掉了，还留什么余地！”

柳激烟一直没有作声，日暮昏沉，四下无人，金府这一变乱，令来宾怅然而返，金府的人，也莫不哀痛十分，聚集堂前，龟敬渊走着走着，指着前面的一座破屋，大叫道：“阿福，阿福，快出来，有话问你！”

屋内的人，应了一声，开着柴房，龟敬渊怒道：“好没胆量的小子，还关起门来，怕人杀他不成！谁敢在金府作乱，这次我龟老五就不会饶了他——”

柳激烟忽然身子一蹲，沉声道：“有人翻墙入来！话未说完，忽然冲天而起，像避过什么暗器似的，反击一掌！

这一掌遥劈在石墙之处，轰然一声，石墙坍倒了一角，灰尘漫天之际，只见墙外人影一闪而没。

龟敬渊怒嘶着冲了出去，边叫道：“老柳，你追那头，我追这边，看他往哪儿逃！”

三个起落之间，已追出园圃，但见前面的人，身法轻灵，龟敬渊眼见自己迫不上了，便大吼道：“贼子，有种别逃，跟你爷爷分个你我才走！”说着一掌劈去，砰然击中一棵树干，树崩倒，隆然声中，叶飞漫天，凌玉象、慕容水云、沈错骨三人，黄、白、黑衣飘飘，已闻声赶至！

凌玉象发出一声断喝道：“老五，是什么人！”

龟敬渊气喘咻咻地道：“有人要暗杀我们！”

慕容水云急问：“在哪儿？”

龟敬渊再看清楚，树断枝折，哪里还有人呢？当下怒道：“往哪儿溜了，这贼子，不敢跟俺交手！”

凌玉象道：“老五，你找到了阿福没有呢？”

龟敬渊道：“没有，他刚要从房子里出来，我们便遇上此人了”

凌玉象惊问道：“柳兄呢？”

龟敬渊道：“也是追人去了。”

凌玉象急道：“不好，快去救助！”

黄、白、黑三道人影，犹如鹰击长空，一起一落，已在十余丈外，龟敬渊犹丈八金刚摸不着首脑，呆呆地傻站在那儿。

凌玉象、慕容水云、沈错骨三人几乎是一齐到了柴房门前，三人同时站住，呆住！

柴房门前，站着一个家丁打扮的人，那是阿福。

不过阿福看到他们，没有作揖，也没有笑，只是双眼直钩钩的盯着他们。

阿福看到他们，眼睛瞪得老大，不过他既见主人也无所动，那除非是阿福看不到他们。瞪着眼而看不见人的人，只有几种人，瞎了眼的是一种，死了而不瞑目的人又是一种。

阿福没有瞎眼睛。

所以他只好是死人。

沈错骨铁青着脸走前去，手指才触及阿福，阿福便倒了下阿福前身，没有半丝伤痕，他背后却是血染青衫，似被尖利的兵器，刺入了心脏，刚好不致穿胸而出！

阿福没有合上眼睛，张大着嘴。

他的眼睛里充满惊恐，张大着嘴似要说些什么。

他究竟见到了什么人，竟如此恐慌？

沈错骨冷冷地道：“老五错了，他不该离开阿福。”

慕容水云叹道：“阿福已永远没有机会说话了，他究竟要说什么？”

凌玉象忽然道：“但愿柳捕头能没事就好。”

话犹未了，一人已跃到柴房的屋瓦上。几乎一个跟头摔了下来，慕容水云惊道：“柳兄！”

柳激烟勉强应了一声，跃了下来，脸色苍白，按着心胸，似很难受的样子，凌玉象急上前扶持着他，道：“柳兄，你怎么了？”

柳激烟翻了翻眼，捂着后胸，浓浊地咳了几声，好一会儿才勉强说道：“我来到这里，发现有人，和龟五侠追了出去；我眼看就要追着，忽然在石墙转弯处，有蒙面人掩来，好厉害，出手之快，令我闪避莫及，只有硬拼！我挨了他一掌，咳，唔，他，他也不轻，挨了我一拳！”

凌玉象长叹道：“为这件事，令柳兄几乎丧了命，真是柳激烟叹道：“这不关你们的事，是对手太厉害了。”

沈错骨冷冷地道：“柳兄可知对手用的是什么掌？”

柳激烟道：“他出手太快了，我也不知他用的是什么掌力，不过，这一掌，还不致要了我的命！如果我不是硬与他换了一击，只怕就要糟了。我们因彼此都要运功挨受对方一击，所以下手时，反而没有用全力。”

慕容水云道：“柳兄先去歇歇。”

柳激烟摇头道：“不必了，冷血兄仍在否？”

凌玉象答道：“他已经去跟踪刘九如了。”

柳激烟点点头，忽然似想起了什么事一般惊叫道：“龟五侠在哪里？”

慕容水云笑道：“你不用担心，适才我们还遇着他——”忽然笑容隐去，随即只听凌玉象沉声道：“他落了单，快去瞧瞧园里有一棵断树，树叶遍地。

一棵生长力繁茂的树，被硬硬砍断下来，是很残忍的事。

这棵树是被龟敬渊追敌时，一掌劈断的。

现在树旁倒下了一人。

附近的落叶，都被他身上流出来的血所染红了。

一个精壮而生命力强的人，生命惨遭斫杀，是件更残酷的事。

这个倒地的人，正是“武林五条龙”之五——龟敬渊。

是他劈倒了这棵树，可是，又是谁劈倒了他？

他本应是劈不倒的，他练的是刀枪不入的“金刚不坏神功”，连“十三太保”，也修炼至相当的境界，而且他还身兼“铁布衫”，自幼又学“童子功”，迄今仍未间断过。

而今他却倒下了。

就在凌玉象、慕容水云、沈错骨赴柴房的一刻间，他便被打倒了，甚至没有打斗之声，难道这一身硬功的人，连挣扎也来不及？

柳激烟没有说话，点亮了烟杆，在暮色里，火红的烟一亮一闪。

凌玉象忽然变成了一个枯瘦的老人，从来也没有看人过，这叱咤风云一时的“长空十字剑”凌玉象，竟已这么老，这么瘦了。

慕容水云全身微微颤抖，暮色中，一脸是泪。

沈错骨黑袍晃动，脸色铁青。

这还是垂暮，这一天，将要过去，还未过去。

沈错骨的声音，出奇地冷静：“五弟的致命伤，是左右太阳穴被人用手指戮入而殁的。”

柳激烟点头道：“也就是说，杀龟五侠的人，已熟知他所学之武功，而且知道左右太阳穴，是龟五侠唯一的罩门。”

凌玉象沉声道：“无论是谁，也不可能在龟五弟毫无防备的情形下，一击得手的。”

柳激烟颌首道：“太阳穴是人身死穴，可是不易被人击中，何况，以龟五侠的武功！”

沈错骨冷冷地道：“除非是五弟绝未防范的熟人。”

慕容水云说道：“对，凶手绝对是个熟人！”

沈错骨冷笑道：“可是我们还不知道那是谁，已丢了两位兄弟了。”

凌玉象沉声道：“从现在起，我们谁也不许落单，以给，敌人有下手的机会，至少有两个人在一起才可以行动，我们不怕死，但至少不能死得那末冤！”

柳激烟忽然道：“不好。”

凌玉象急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柳激烟道：“这样看来，对方绝不止一个，冷血兄跟踪刘九如，若龟五侠和阿福的死，乃与刘九如有关，只怕冷血兄此刻，此刻已……”

慕容水云一顿足，道：“我们立即跟去看看。”

柳激烟平静地道：“慕容三侠勿冲动，对方要的是你门三位的命……我看，需要庄之洞、高山青二位赶来相助——”

说着自怀里掏出两只小小的信鸽，把两封写好的信，系于鸽子的足爪上，迎空一放，两只信鸽，在暮色里划空而起，劈劈扑扑，自暮霭黑沉中飞入长天，转瞬不见。

柳激烟望着渐渐远去的信鸽，喃喃地道：“凭我和庄、高二位的交情，他们在明晨即可来此。”

这四十余岁的刘九如，看来精壮无比，似有无穷的精力，自金府出来后，也没有什么悲伤的神色，冷血跟踪他，走过了几条街，只见他沽了壶酒，边行边饮，未到家门已酩酊。

冷血皱了皱眉，几乎不想再跟踪下去了，不过冷血一向能忍，略一转念，便继续跟踪下去，至少要知道，他回家要干什这一跟踪，刘九如竟似没完似的，喝了酒，又敲了一个酒鬼的家，两人斗了半天嘴，谈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事，然后刘九如谈到不高兴起来，一拳把那家伙打倒，便一摇三摆的回去了。

暮色阑珊，夜色已组成一张大网，遍布四周。

刘九如拐过一条街又一条街，一条巷又一条巷，穿过几个小弄，多数是一些荒废的屋子，难得见人。刘九如找了一间屋子，便钻了进去。

原来这地方是造窑区，白天工人们在此烧窑，晚上便离开，刘九如连房子也没有，便选这种不要钱的地方来住。

夜色已临，烧窑的砖房零星落索，倍觉凄凉。

明月当空，不觉温柔，却觉凄厉。远近处，皆有野犬吠号，一声又一声，长而刺耳。

冷血静静地走近刘九如的房子门前，他想：既然如此：倒不如直接找刘九如谈谈更好。

他正欲敲门，突然间，他发觉近处的犬鸣倏然终止。

他一愣，下意识的提高警觉。

就在他一怔的刹那，有十七八件暗器，自各个不同的房子里，向他射来！暗器准、快，而不带一丝声息！

这些暗器在明月下发出奇异青亮色，显然都是淬过毒的！

冷血忽然向前一抓，敲门的手变成了抓门，轰然一声，那房子的门，被冷血硬硬抓了出来，冷血用门往身前一挡，一时只闻“笃笃笃笃”之声不绝，暗器都钉入了木门上！

只听房里的刘九如惊叫道：“谁？是谁？”

但在那时候，这些屋子里每一间房都跃出三四个人，手执长刀，身着黑衣，蒙头蒙面，长刀在月色下发出慑人的光芒，直斩冷血！

冷血已无心亦无暇答话，猛一运力，自手掌直逼入木门内，一时“噗噗噗”，暗器都由木门内反逼出来，激射向这群黑衣人！

黑衣人皆为之一愣，闪避、挥刀！

有三名黑衣人惨嚎着倒下，这些暗器，果然是见血封喉的！

其他黑衣人来势不减，直扑冷血。

冷血没有发后，没有后退，而且忽然拔剑，往最多人的地方冲去！

既然已中伏，就得杀出去！

这是冷血的原则！从没有冷血所不敢作的事。

他拔剑的手势很奇怪；他是反手拔剑的，剑就在腰间，没有剑鞘。

无鞘的剑拔得最快。

剑是用来杀人的，不是拿来看的。

这也是冷血的原则。

剑身细而薄，长而利，易于攻，难于守。

但冷血是只攻不守的。

因为他认为最好的守势就是反攻。

这也是冷血的原则。

江湖上盛传他一共有四十九招剑法，剑招皆无名，但却势不可当。

冷血反冲了过去，蒙面人尖叫，惨嚎，翻卧，围攻！

月色下，血光翻飞。

一批冲近冷血的人，中剑倒下，第二批却拥了上来，长刀疾闪，招招要害。

第二批人也倒下了，第三批又接了上来。

这第三批人打了没多久，在厮杀声中，便有人高声叫道：“这厮厉害，我们敌他不过！”

“逃！快逃！”

“不，首脑说一定要杀！”

“我们不是他对手！”

“不是他对手也要杀！”

“不行了，快逃吧！”

惨叫声中，又已有三人倒下，有人嚷道：“他受伤了！”

“看，他挨了我一刀！”

“不，他比刚才还勇猛！”

“还是逃吧！他好像受伤了！”

“他还流着血哩！”

第三批人都倒下了。第四批人冲上来，才打了不一会，便逃掉了大半，剩下的，无心恋战，边打边逃，又死了一半，其他的都逃掉了。

没第五批人了。

明月当空，是明媚还是邪恶？

月光当头照，是照透罪恶还是洗涤罪恶？

冷血站在明月下，手上执着又细又长的剑，他肩上一道刀伤，血淋淋下。

可是他从来不因受伤而倒下过。

出道以来，像这样的伤，已经算是很轻的了。

月下是血，血中横七竖八的，倒了四十三个人。

四十三个人死了。

他不得不杀。

他一剑出手，对方还有没有命，连他自己也控制不住。

杀了这些人，他觉得好空虚，真想弃剑跪地，在月色下痛哭一场。

他甚至不知道这些人是谁。

冷血忽然想起，认定了适才那间房子，推门进入。

只见房内桌椅零乱一片，显然也经过一场恶斗。

而刘九如，被几张桌椅压在下面。

冷血急拨开桌椅，扶起刘九如，只见刘九如手上还握着一柄铁尺，显然是曾与人恶斗过，他胸前有一道血口，似被什么物体迅速打中而收回，刚好打穿了刘九如的内脏！

这样的手法，显然又是那一记“飞血剑”所为的。

可是刘九如居然还有一息尚存。

冷血忙用一股真气，逼入刘九如体内，刘九如双眼一翻，流下许多鲜血，冷血知他已活不久了，于是问道：“是不是你杀死金盛煌？”

刘九如微微张开无力的双目，喉咙格格作声，但说不出话来，只是一直在摇头，一直在摇头。

冷血略一皱眉，又问道：“你知道是谁杀你么？”

刘九如费力地点首，挣扎着想说话，可是血不断自喉里涌出来，冷血暗叹息，要不是刘九如壮硕过人，只怕早已命丧多时了；那胸前的一记，实际上已把他的内脉打碎了。

忽然刘九如勉强嘶声道：“杀我者，两，两个，两个公——”再想说下去，血大量地涌出，登时气绝。

冷血缓缓地放下了刘九如，心中很混乱、很惆怅。

究竟是谁，要派这么多人来伏袭自己呢？

究竟是谁，要杀害刘九如呢？

如果刘九如就是残害金盛煌的凶手的话，那么这桩事情，便已是结束时候了。

可是事情显然没那末简单。

对方不仅要杀死刘九如灭口，还要杀害自己。

而且今晚围攻自己的人，用的刀法、武功，都像是同门师兄弟，显然是同一个师父教出来的。

是哪一个门派，具有这么强的一个实力？

看来杀刘九如的人，手法上与杀死金盛煌大致相同，只怕这才是“飞血剑魔”巴蜀人的传人。

可是巴蜀人的传人，这些人的师父，究竟是谁呢？

这些都像一个一个。不能解汗的结。

刘九如临死之前，究竟想说些什么？

那“两个人”，是“工人”还是“公人”，“公子”或是公孙，是一个人的名字，还是一个集团的名字。

冷血呆了好一会，忽然撕开了刘九如的衣襟，似找什么似的，找了好一会，又走出去，揭开了好几个蒙面人的脸纱，都是一些陌生的大汉，冷血再撕开了他们的衣服，像在端详着一些什么。

月色下，冷血似若有所悟地，点了点头。

庄之洞看来比较矮小精悍，比柳激烟还要年轻一些，腰间缠着椎链子，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。

高山青的样子，与庄之洞非常相似，不过高山青却比庄之洞神气豪壮多了，所以庄之洞看去是短小精悍，高山青却是高头大马。高山青拿着的是一条玉一般的桃木棍，棒身细滑，杖尖若刀，长七尺六寸。

这是第二天的晌午，也就是署名为“剑魔传人”所说的“三天之内，‘武林五条龙’死干死净”的第二天。

堂前两具棺槨，灵柩前，端坐着金府家属，以及凌玉象、慕容水云、沈错骨、柳激烟和冷血。

凌玉象的妻子、儿子，也在堂内，他们是在昨日闻讯，今日赶至金家，见凌玉象后，方知晓一切的。

因为而今这种情形，凌玉象自然不想回家。“武林五条龙”中，真正儿媳满堂的，只有凌玉象、慕容水云及金盛煌三人而已，至于沈错骨，生活似道非道，个性义极为孤僻，没有亲人；龟敬渊更加嫉恶如仇，性情暴烈，除几个知交外，也没有妻室。

为了妻儿安全，凌玉象力促他们回到凌家去，以免有殃及池鱼之灾。

庄之洞、高山青二人一至，柳激烟便站了起来，冷血与这二人，曾经在办一事情时也碰过面，也算认识，柳激烟替他们给凌玉象、慕容水云、沈错骨介绍过后，再不客套，把事情一五一十，告诉庄、高二人。

庄、高二人一见丧事，便知不对劲了，听罢，庄之洞当下黯然道：“可恨的魔孽，竟加害了金、龟二位英雄，真令人痛恨！”

高山青声若洪钟，怒道：“凌老英雄你不要怕，我们必替你揪出凶手来！”

沈错骨冷哼一声，柳激烟一见不对，笑骂向高山青道：“高老弟，你还是算了吧，你来助我们一臂之力，是最好不过，若独手擒凶，别说我啦，‘天下四大名捕’的冷血兄，一样在这里，不也照样是束手无策么？”

庄之洞也笑道：“高老弟太大口气啦，再说，凌、慕容、沈三位大侠，可也不是好惹的哩。”

慕容水云忽然笑道：“二位莫过太过奖，高兄的话，未尝不对，擒凶确是要靠高兄等人了，二位来了最好，二位未来之前，我不放心走开。”

冷血冷冷地道：“慕容二侠要到哪里去？”

慕容水云脸上掠过一片郁色，道：“我的妻儿住在城郊，讯息来回不便，不管兄弟我是生是死，总要回去安排一下，我尽量在今晚之前赶回这里；我们兄弟，虽不能同年同日生，但愿能同年同日死。”

柳激烟说：“慕容二侠你一个人回府，大不安全了吧？”

慕容水云笑得非常洒脱：“大丈夫何惧生死。只要死得不窝囊就好了。”

凌玉象正视着慕容水云，一字一句地道：“二弟，我们要活着替三弟和五弟报仇，不能死。”

柳激烟缓缓地道：“侠纵要问府，也要带个人去。”

庄之洞义不容辞地道：“不如我陪慕容二侠去一趟。”

凌玉象道：“二弟，我们这儿有柳兄、冷兄、高兄及四弟，你还是和庄兄一道的好。”

冷血忽然道：“只有慕容二侠庄捕头两个人，只怕人手不足，若慕容二侠一定要跑这一趟我也一齐去。不过请凌大侠及沈四侠，万勿走开。”

柳激烟笑道：“冷兄你放心，何况我和高兄，也不算是好惹的人。”

冷血缓级起身，笔挺的身子似经得起任何打击，淡淡地道：

“好，这儿一切，要劳柳、高二兄了。”

第二章 自怀疑寻索

已近城郊。

慕容水云走在中央，冷血在左，庄之洞在右。

近郊的绿野春色，确是迷人。

慕容水云乃书香世家出身，本来就喜欢风雅吟咏，若不是为了金盛煌、龟敬渊的死，他才不会如此愁云重重。

可是他毕竟是从容过人，当下打趣笑道：“想不到慕容今日，也如此怕死，令两位比我有名得多的武林高手，替我作保镖，真是死又何妨也！”

庄之洞笑道：“我们吃公门饭的，那谈得上高手？冷兄是‘天下四大名捕’，我能算什么？”说着哈哈笑了起来。

远处正来了一部马车，几匹老马，拖着一辆又老又旧又笨又重的车子，赶车的是两位年轻人，车上一包一包的麻袋，装着不知是什么的沉重的东西。

那青年一面赶着马，叱喝着，已经靠近三人了，冷血等因路窄，而闪在一旁，还听见那青年向旁边的伙伴说着笑，其中一句是：“开始！”

这两字的声调忽然提高，冷血一听，大吃一惊，那一声正与昨晚在厮杀之中，其中一人说“不是他对手也要杀”的人的声音完全一样！

冷血能成为“天下四大名捕”的理由之一，就是他有过人之能。

过目而不忘，过耳而不忘！

这些特点常常使冷血能死里逃生。

就在这车子靠近冷血的刹那间，慕容水云就在前头，更前面是庄之洞，因为路窄，旁边是水田，所以便一个人一个人走，冷血突然叫道：“小心！”

就在这一刹，那车子突然一折，直向冷血撞来！

这一下，冷血不能进，只能退！

只是冷血不退！

他冲天而起，可是车上青年一挥鞭，直抽冷血！

另一伙伴，拔刀一挥，不是所向冷血，而是斫向车后的包里的绳子上！

绳子一断，包里麻袋都打开了，二十多条大汉，都自麻袋里跃出，手执长刀，冲杀向冷血！

冷血应战，但他的视线，却被那车子所遮住了，他看不见慕容水云那边怎样了。可是他知道，这一班人，正是昨夜在他手下逃生的余孽。

只要他们暗算不逞，冷血便自信能把他们解决掉。

问题是：解决掉这于人，也需要相当的时间。

他听见慕容水云及庄之洞的喊杀声，显然车子的那头，也打得十分激烈。

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一声惨叫。

这声惨叫是慕容水云发出来的。

冷血一发急，攻势更加凌厉，十多名长刀大汉，只剩下四名。

冷血也因为发急而分心，背门一凉，已被划中了一刀。

但是这一刀，并不算伤得很重，那大汉以为得手，反被冷血的快剑刺穿了咽喉。

剩下的三个人，见势不妙，自三方逃逸。

冷血电不迫赶，跃过车顶，只见这边的战况，也十分激烈，倒在地上的八九名长刀大汉，均已气绝，想必为庄之洞及慕容水云所杀。

现在只剩下两名长刀大汉，正与庄之洞的链子锥斗在一起，杀得难分难

解。

而慕容水云竟已倒在地上。

冷血一顿足，飞奔过去，扶起慕容水云，只见慕容水云脸色紫金，气若游丝，冷血把本身功力源源涌了过去，慕容水云勉强睁开双目，道：“冷兄，你……你替我告诉……告诉……”

杀人者被我一刀刺中，他是……”忽然双目暴睁，望着冷血后面，冷血心中一寒，尚未回身，剑已刺出，一名长刀大汉应声而倒！

冷血猛回首，只见那逃去的三名大汉，竟又回来了，竟在背后偷袭！冷血大吼一声，一连攻出十八剑！

那名长刀大汉，只见剑影如山，哪里招架得来，胸膛一麻，便倒了下去！

最后一名大汉，又返身就跑，冷血冷哼一声，剑脱手飞出，贯穿这人背门，借着余势，把这人带出七八步外，撞刺在一名与庄之洞激斗的大汉背上，那大汉惨叫一声，两人齐倒下。

余下的一名大汉，目光发赤，几招虚晃，返身欲逃，冷血一个虎扑，那人挥刀就研，冷血一脚踢去，刀脱手飞出，直穿入那大汉自己的头上，那大汉惨呼一声，遽然倒下。

庄之洞收回铁锥，喘息着道：“多蒙相助，快去看看慕容二侠！”

冷血及庄之洞再回到慕容水云身边，但是，慕容水云已然气绝。

冷血没有说话。

庄之洞也没有。

他们感觉到失败的耻辱与沉痛。

他们本来是江湖中无人敢招惹的名捕，而今，对方竟能在他们严密的保护下杀人。

虽然这一干人已死尽了，可是他们的首脑，甚至尚未露面。

冷血仔细看去，只见慕容水云的背后，有一个伤口，似被利器迅速刺入又拔出似的，足以致命。

而在前胸，也有一道伤口，似被什么东西击中，又猛烈抽出似的，所以伤口虽小，胸口却是一片血肉模糊。

凭这两道伤口可以认定，都不是刀伤。

也就是说，不是这批长刀大汉使慕容水云致命，而是他被两个人，用两种不同的兵器，但手法却颇为类似，同时击中前后胸而毙命。

慕容水云甚至不及闪避，或者没有闪避，所以才被准确地击中胸部。

这显然又是“剑魔传人”的杰作。

冷血握着拳头，咬牙切齿地问：“你有没有看到，是谁下的毒手？”

庄之洞氏叹道：“大变骤然来，我也不及细看，刺客便向我涌来。我杀了几个，仿佛看见，车上有人用长枪往慕容二侠背后一刺——唉，后来，就是你过来的前一刻，他又发出一声惨叫，因我那时正与这两个人牛着，不及细看，只见人影一闪，慕容兄便——唉。”

冷血仔细地看过地上的尸体，若有所思，终于道：“我们只好送慕容二侠的尸首回去了。”

大厅上一片肃静。

女人、孩子和家人，都被送回房里去了。

剩下的六个人：冷血，庄之洞、柳激烟、凌玉象、沈错骨，还有一个倒下了的人——慕容水云。